

杨传鏞◎著 / 于鹏◎整理

紅樓夢版本辨源

□ 本书系杨传鏞先生多年研究《红楼梦》版本问题的论著汇集。作者厚积薄发，对《红楼梦》流传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版本的渊源进行了深入的考证和精辟的论述。

杨传鏞◎著 / 于鹏◎整理

紅樓夢版本辨源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梦版本辨源 / 杨传镛著.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7.1

ISBN 978-7-5013-3184-0

I. 红… II. 杨… III. 红楼梦—版本—研究 IV. 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126206号

书名 红楼梦版本辨源

著者 杨传镛 著 于鹏 整理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发行 010-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传真), 66126156(门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弘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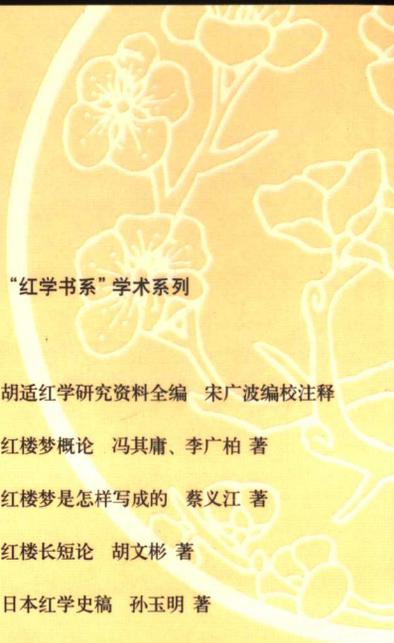
印张 7.5

版次 2007年1月第1版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 180千字

书号 ISBN 978-7-5013-3184-0/K·1408

定价 22.00元



“红学书系”学术系列

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 宋广波编校注释

红楼梦概论 冯其庸、李广柏 著

红楼梦是怎样写成的 蔡义江 著

红楼长短论 胡文彬 著

日本红学史稿 孙玉明 著

红学·1954 孙玉明 著

读红随考录 季稚跃 著

红楼梦评点研究 刘继保 著

红楼梦的超前意识与现代阐释 饶道庆 著

红楼梦脂评辑校 郑红枫、郑庆山 编

红楼梦欣赏与探索 胡文炜 著

读红随笔——红楼梦与颐和园及其他 道夫 著

评书红楼梦 庞立仁、刘兰芳等 编著

序

蔡义江

版本是文本的基础。不同版本总有不同的文字；如果我们用来阅读、研究、评论的文字不可靠，也就是说依据对象不可靠，那又如何能得出正确结论来呢？这是就版本学的一般意义而言。版本研究对《红楼梦》来说，又有其特殊重要性，因为曹雪芹自己没有来得及对其亲友们为他整理、誊清、校对的稿本作一番审阅、校订的扫尾工作就去世了；而小说在当时只是“闲书”，小说作者也不受尊重，所以，整理他原稿或过录其传抄稿的人，都必然有意无意地文字上作不同程度的改动。何况传抄的情况又相当复杂。如果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后人擅改的文字都算在曹雪芹的账上，这是既不公平也不科学的。

那么，《红楼梦》不同的版本的异文，关系重大到何种程度呢？举几个例子来说吧：

作者原来虚拟这部小说是一块无材补天而被弃置的石头，由下凡的神瑛侍者“夹带”着它来到人间，感受了一番荣华似梦的经历后，回来记下的故事。这样的虚拟是为了告诉读者小说中所写的风月繁华生活，其素材是作者的前辈们亲身经历过的真实的“陈迹故

事”。可是后来版本的整理、过录者，不明作者原意，改动了情节，将被夹带的石头与夹带它的神瑛侍者合而为一，投胎为贾宝玉。这一来，就成了贾定玉的前身是石头，《石头记》也就成了贾宝玉的自述故事，进而成为曹雪芹的自叙传了。你说这关系大不大！

再比如作者写尤三姐，她原先也与尤二姐一样淫荡，与贾珍、贾琏、贾蓉一伙的关系都不干不净，后来痛改前非，自行择夫，贞静相守，以待佳期，最终还是为前愆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后人对这一形象也作了篡改，将三姐改成自始至终是一个保持操守的贞烈女子。这样的改文能比原作所具的意义更深刻吗？

贾政曾唤宝玉、贾环、贾兰来，命他们作《婉嫔词》。在他们吟咏前，作者有两段重要述说文字：一是说贾环、贾兰与宝玉比，“终是别途，若论举业一道，似高过宝玉，若论杂学，则远不能及”。还说“他二人人才思滞钝，不及宝玉空灵娟逸，每作诗亦如八股之法，未免拘板庸涩”等等。二是说“近日贾政年迈，名利大灰”，见宝玉能解做诗，“也还不算十分玷辱了祖宗。就思及祖宗们各各亦皆如此，虽有深精举业的，也不曾发迹一个，看来此亦贾门之数。况母亲溺爱，遂也不强以举业逼他了”。这是与续书八十一回“奉严词两番入家塾”和书末宝玉“中乡魁”情节直接抵触的。所以迟出的版本将这些文字都删得一干二净。作者原著后来情节发展的构思，也就完全被掩盖了。

还有后人在小说暗示情节发展、人物命运的关键处，将本来甲说的话、做的诗，改成乙说乙做，从而误导了读者的。凡此种种，如果我们知道《红楼梦》版本如何演变的过程，就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接近作者，知道曹雪芹的原意，而杨传鏞先生《红楼梦版本辨源》一书，恰

好在这方面能给我们以极大的助益。

杨传鏞兄与我通信十余年，已成老友，却只是神交，还没有见过面。他最初发表在《红楼梦学刊》上的几篇谈版本的文章，我都十分欣赏和钦佩。他有一位在京的年轻红学朋友于鹏，是他的崇拜者。通过于鹏的推介，也加深了我对杨兄的了解。1993年10月，我校注的《红楼梦》本子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数年内得到红学界的不少好评，其中就有杨兄的推介文章。我曾有过不情之请，希望杨兄根据他多年对版本的深入研究的见解，帮我将拙校本从头至尾审校一遍，并寄出去请他将自己认为妥善的文字直接改在书上，以便我修订时参考。这是一项要花费许多时间精力的工作，自己都觉得这样的请求有点不近人情。谁料杨兄居然慨然允诺，说只是快不了。大概至少花了一年多时间吧，他寄还我的本子上不但作了仔细的校改，还另纸写下了许多宝贵意见，让我惊喜万分，感激不已。2005年，我为语文出版社编写普通高中语文课选修教材《红楼梦选读》，原文就采纳了杨兄的许多校改文字。今年年底至迟明年年初，作家出版社将出版我经重新修订过的增评校注本《红楼梦》，其中也同样大量吸纳了杨兄的意见。

《红楼梦版本辨源》(以下简称《辨源》)是作者长期来对《红楼梦》版本深入、系统研究的可喜成果。谈版本的书籍，学术性较强，在当前泛娱乐化倾向比较严重的社会大环境中，是多少属于“阳春白雪”性质的东西，出版不易，经于鹏老弟的不懈游说，此书终得问世，实在是一件令人欣慰、也值得庆贺的事。

《辨源》由两大部分内容组成：前半是其论文系列，重点是对底

本在曹雪芹尚在世时抄出的甲戌、己卯、庚辰三种早期抄本的关系及其流变的论述，行文逻辑性很强；后半则是由三十余篇短文组成的《校红札记》，可视为对前面论点的实例佐证和补充，可读性较强。

对三个早期抄本，目前红学界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一是甲戌本比己卯、庚辰本早呢，还是更迟；二是己卯本与庚辰本是有先后传承关系的两个本子呢，还是一个本子的前后不同抄录。这两个问题都很重要，尤其是前者，不同的判断会引申出许多关键性的不同结论。

《辨源》认定甲戌本底本的正文，是诸抄本的老祖宗，即其引述胡适用语的所谓“最古”。这一结论完全正确。他首先提出最重要的判断原则说：

关于甲戌本写定成书在现有各抄本之前的主要的、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证据，是在它的小说文本里，而不是在它的外部形式上和附属文字中。

的确，今存的三种早期抄本，都是过录本。过录并非照相、复印，不同程度改变“外部形式”如抄写格式是必然的。因此，根据诸如“标题诗”前面的“诗云”“题云”字眼是否连着回前总评抄，或者诗是在回目之前还是正文之前等来判断并得出某种结论是靠不住的。脂批是“附属文字”，更可以在后来过录时汇集、移动位置或增删署时署名等。过录的早晚，不等于底本的早晚，也不影响它的价值，正如文物发掘时间的早晚，不等于发掘出来的文物本身的早晚，也丝毫不影响它的价值。一些主张甲戌本晚于己卯、庚辰本的学者，多数就是在

这些问题上掉入陷阱的。

在不同版本的正文比对中，不是用简单化的推理可以得出正确结论的。比如有人认为：后改的文字总比先前的好，哪有越改越坏的？或者说，若有对错，对的必是后改的，哪有把对的改成错的？可事实上好的改坏了、对的改错了的情况多不胜数。当然，将好坏、对错的先后倒过推理也不行。关键还是要正确判断因何而改、是作者还是他人所改、作者自改的可能性有没有等等。

我以前也作过版本正文的比对，主要是限于三种早期抄本，特别是甲戌与庚辰的比对，来证明两者的异文，有的出于抄讹，有的出于误会，有的是原稿有缺，有的是有所顾忌，也有的是自作聪明，以见庚辰之异文是他人的改笔而不可能出自作者。杨兄因对现存的诸抄本都下过一番扎实的功夫，又有宏观眼光，就想出一个更客观也更科学的办法来。即除去后来形成的如只剩两回的郑藏本等少数几种外，将甲戌本以外的另外八种最重要的抄本分成彼此关系密切的两组，每组四种，又都加上甲戌一种，共五种，找出其中都有甲戌本的共同“基因”，从而无可辩驳地证明甲戌本是两组诸抄本的老祖宗。

关于己卯本、庚辰本究竟是两种不同的本子，还是同一种本子的“两个形态”，杨兄认为是后者，应称其为“己卯·庚辰”本。对此，他作了相当合理且有说服力的论证。同时还探寻了从甲戌本到己卯·庚辰本“退变”的原因。他说，这些“差异的生成，并不是出自作者曹雪芹本人之手”，而是由圈内人物“脂砚斋们搞的”。虽则他谦虚地说自己的看法“还只是一个推测，而且是一个大胆的推测”，但不出自

作者本人之手的说法,在我看来,是无法颠覆、完全正确的。只是现存的己卯、庚辰本皆出自怡亲王府抄存,所以,在圈内人“脂砚斋们”之外,还不能排除有怡亲王府的过录者们也动过手脚。

在比对各种版本的异同中,《辨源》还找出渊源流变的基本状况。他认为自甲戌底本退变为“己卯·庚辰”底本后,其流变开始分支:即己卯、庚辰、蒙府、戚序(第一百四十四回)为一支;梦觉、舒序、库氏(即列藏)、杨藏(即梦稿)为一支;他还找出许多例子来,印证这一基本状况。《红楼梦》抄本的演变过程本就复杂,某抄本由一种以上的本子互参、拼凑的情况是存在的,因此,要精确无误地说明彼此间的传承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辨源》找出诸本彼此间最明显的共同点和差异,仍对版本的深入研究和作者原作文字的确定,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此文未草就,获知杨传鏞兄因患肝癌,医治无效,已于2006年9月19日凌晨3点10分病逝于武汉,享年75岁。闻此噩耗,震惊、悲恸之情难以言表。稍可令我宽慰的是听说他临终前,总算还来得及看到此书的清样。我真诚地祝愿他这本遗著的出版,能使爱好红学的读者们对这位将其晚年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倾注在《红楼梦》版本研究上的学者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表示由衷的感谢。

2006年10月寒露

于北京东皇城根南街86号

前 言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文学的瑰宝，是长篇小说艺术的最高成就。自问世以来，二百余年间，她赢得了无数的读者。在我国，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的人群，大概都读过《红楼梦》。然而长期以来，人们所读的，差不多都是程伟元和高鹗用木活字排印的本子——即所谓“程高本”——的流亚。而程高本跟曹雪芹的原著，却是有着非同一般距离的。这个情况，在1921年之前，虽然有个别学人曾经提到过，但绝大多数的读者，是并不十分清楚的。

1921年，胡适先生发表了《红楼梦考证》(改定稿)，指出：(一)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二)通行程高本的后四十回并非曹作，而是高鹗续补的。那时候，胡适的观点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而又广泛的影响。1927年，就有人主动写信给胡适，说要卖一部手抄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给他。胡适在买得了这部抄本《红楼梦》的次年(1928)，又写下《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从此以后，人们才知道，除了坊间流行的程高本之外，《红楼梦》还有早年的手抄本留在人间。有的学人便着意地寻访，搜求这类早期抄本，用作研究。这种对不同版本作研究的目的，便是要弄清楚曹雪芹原著的本来面目。

应当说,正规意义的关于《红楼梦》版本的研究,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的。在胡适、俞平伯等人着手这个研究的当时,这类早期抄本还只发现了三四种。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伴随着大规模经济、文化建设高潮的兴起,《红楼梦》早期抄本的发现,就远非昔日仅凭个人之力可比了。迄今为止,业经发现的《红楼梦》抄本,已经有了11种之多。这里,大致按面世的先后排列如下:

一、《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残存16回。刘铨福原藏,后归胡适,现存上海博物馆。中华书局、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原书目文献出版社)有影印本。简称甲戌本(甲)。

二、戚蓼生序本《石头记》80回。张开模原藏,后归狄葆贤,1911—1912年上海有正书局有影印本。因甲戌本的发现,始知此书也是早期的脂批抄本。原书佚去第四十一至八十回;第一至四十回现藏上海图书馆。人民文学出版社、文学古籍刊行社、西泠印社出版社有据有正书局80回的影印本。简称戚序本(戚)。

三、《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80回(内缺第六十四、第六十七两回)。徐星署原藏,后归王克敏。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人民文学出版社、文学古籍刊行社、新疆人民出版社有影印本。简称庚辰本(庚)。

四、《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己卯本)残存43回。董康原藏,后归陶洙。现藏国家图书馆(其中后发现的五回藏中国历史博物

馆)。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原书目文献出版社)有影印本。简称己卯本(己)。

五、《红楼梦》残存第二十三、第二十四两回。郑振铎原藏,现藏国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原书目文献出版社)有影印本。简称郑藏本(郑)。

六、舒元炜序本《红楼梦》原书80回,现存第一至四十回。吴晓铃原藏,现藏首都图书馆,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有影印本。简称舒序本(舒)。

七、梦觉主人序本《红楼梦》80回。现藏国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原书目文献出版社)有影印本。简称梦序本(梦)。

八、“红楼梦稿”120回(内有补配)。杨继振原藏,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有影印本。简称杨藏本(杨)。

九、《石头记》80回。有戚蓼生序。陈群原藏,现藏南京图书馆。此书与戚序本只有少量文字差异。

十、蒙古王府本《石头记》120回(内有补配)。现藏国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原书目文献出版社)有影印本。简称蒙府本(蒙)。

十一、《石头记》80回(内缺第五、第六两回)。1832年被传教士帕维尔·库尔梁德采夫携去俄罗斯,现藏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中华书局、中国档案出版社有影印本。简称库氏本(库)。①

此外据报道,1959年毛国瑶先生曾向其友人靖应鹄借阅过一部

抄本《红楼梦》，并摘录下其中不见于戚本的批语150条，但毛君将书归还后，靖家不慎丢失了；迄今再无消息。

上列诸早期抄本，都是研究《红楼梦》原著文本的珍贵资料。目今，除了南京图书馆藏本之外的其余十种，都已影印出版了；想要获取它们，并不十分困难。这些抄本全是过录或再过录本，各本里都渗入了为数不少的后人笔墨。仔细而又审慎地比勘这些抄本，既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繁多复杂的差异，也可以发现本子的亲疏分合，还可以了解通行的程高本做了哪些篡改和删添。因此，我们可以从校勘入手，做辨伪存真的工夫，尽力弄清楚本子的渊源和流变，从而化脂批抄本为普及本，以取代程高本，为广大读者奉献一部庶几接近曹雪芹原著的《红楼梦》，以供读者阅读、欣赏和研究。这样，既能使曹雪芹不会冒功领赏，又可以让他不必代人受过。这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

收集在这里的拙稿，是1980年以来在聚集影印抄本，进行校勘时写下来的一些札记。这里面，我提出了一些粗浅的看法，其中有一些跟先哲和时贤有所不同。我是从比勘当中，抽绎出那些实质性的、具有规律性的材料作依据，逻辑地确立自己的基本论点的。当然，为了构建论点，也不能没有推导乃至想象。在坚实材料基础之上的想象，是科学赖以飞翔的翅膀。这是不可或缺的。拙稿当中，关于甲戌本成书在先；甲戌本退变成了“己卯·庚辰”本；“己卯·庚辰”本分彙成两个支系；除甲戌本外，现存诸本都源出自“己卯·庚辰”本，是它的不同支系不同层次的后裔等看法，我以为，所提供的材料和说明是经得起检验，也颇为自信的。另有一些，则是围绕着基本论点引发

出来的其他问题。例如,将甲戌本退变成“己卯·庚辰”本是脂砚斋们造成的;己卯、庚辰两本前面十来回的删批和己卯本前五回中的有些点篡出自怡亲王府人之手;己、庚两本分流与再会合的实际过程……等等,就具有推测性质,只能算是“假说”,还需要进一步寻求更多更好的佐证,来加以证实或者证伪。

拙稿原不止这些。在这次整理结集时,我作了必要的删汰。留存下来的,主要是集中在企图解决抄本渊源流变的总轮廓这一问题上。对每个本子作详明的个案研究,就只能俟诸来日了。在文字方面,结集时也做了一些补充、修改和润饰,为的是尽量减少悠谬。尽管如此,里面的缺点错误、简陋失当之处,仍将难免。我诚恳地期待专家和读者的批评和指教,并请以这里所说的为准。

著者2006年于武汉

①2006年发现第12种早期抄本:卞亦文藏本《红楼梦》(简称卞藏本),残存第一至十回,已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惜本书著者杨传镛先生生前未及得见。

目 录

序(蔡义江)	1
前言	1
甲戌本“最古”的证明	1
甲戌本底本的行格及其他	11
甲戌本是怎样成为“己卯·庚辰”本的	20
怡府“己卯·庚辰”本的分流、会合与再分流	31
现存己卯本是怡府“原抄本”吗?	44
“己卯本是庚辰本的底本”质疑	48
郑藏本的渊源	61
从回目的差异看本子的流变	72
从回目的分合看本子的流变	92
校红札记	102
1. 粮·食——田·地	102
2. 贾雨村与荣府同宗吗	104
3. 说“眼似桃瓣”	105
4. 原告要拘提吗	107

5. 前五回的分野	109
6. “见不得我的……”	112
7. 从蔡信说“己庚杨”	114
8. “舒库版回”	116
9. 己、庚前九回的质量	119
10. 本子流变的基本格式	123
11. 有“爱”挨打的人吗	125
12. “绕口令”的正误优劣	127
13. 是村庄,不是时庄	129
14. “舒库杨”的成因	131
15. “鬼趣图”文字差异的真相	134
16. 回目差异背后的畛域	137
17. 奇香·俗香	139
18. 两处脱漏: 一条鸿沟	141
19. 不应迷信庚辰本	143
20. 愿心的多少和大小	147
21. 滴翠亭的形制	150
22. 略说“库杨”	152
23. 一个变格	155
24. 是闲了,不是闹了	158
25. 为“梦舒库杨”讨个公平	160
26. 薛姨妈的愿望	162
27. 食蟹诗暴露的分野	164